



闲话

夜聊

□ 胡美云

夜聊这样的词，应该是个中性词，用当下流行的网络术语来说，是个可盐可甜的词语，也就是词性上的可褒可贬。

如果夜聊的背景是一乡间陋室，如豆的灯火下一书生在挑灯夜读，若有颜如玉相依相谈自然是好的。即便将颜如玉换作了聂小倩，灯下含笑，互诉衷肠，哪怕世人皆知人鬼殊途，却丝毫不影响这样的夜聊最终变成一段人世佳话。这是才子佳人如教科书般的夜聊模式。

再把夜聊的主角换成月下煮酒的诗人，似乎更是酣畅。酒酣之下，灯前案边，或挥毫泼墨，或你吟我唱，多少千古佳句由此而出。这是不分主次的夜聊，人人皆是主角。也有如诗仙李白般，一首《将进酒》，将三人之聊吟成自己的世界，却也是可爱得很。

但是，如今说到夜聊，最通俗的理解怕都是同一个画面了，手机或者电脑，双手敲击键盘，或者食指轻移，指尖在手机上飞舞。或者开了可视视频的，直接隔着个电子屏就能说上话了。聊的内容呢，自然也是五花八门的了，只是，这样的夜聊，莫名其妙地很容易就读出贬意来，总泛着些暧昧的气息，画面感也极强，还自动配着画外音：美女你好……序幕便拉开了。至于结局，却是莫测高深起来。

甚或在网页上输入“夜聊”二字时，自动带出的前缀后缀如“同城xx”、“xx夜约”等等词组的，此时的“夜聊”怕是不得不默默自觉站到贬义词的队列了。

倒是记忆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间人家的夜聊熟悉纯朴得多了。劳作一天的大人们偶尔聚于满天星子下的农家小院里，虫鸣蛙叫，那样的时光，家长里短，前世未来，聊什么都是适合的。孩子们也是，没有电子产品，关于青春期的所有小秘密，基本也都是通过与小伙伴的同一被窝睡觉里一点一点搜集而来的。铺张而下的黑夜作着掩护，星子的光微不足道，有了夜的掩护还有什么话不敢说不敢问的呢？说些无伤大雅的是是非非，畅谈些久远的未知世界。似乎说什么都是有趣得很的，夜聊将孩子的不自律也运用到极致。夜深人静时被披衣而起的大人三催四赶五骂地叫着睡觉的常有。一边口里应着：睡了，睡了，当着大人的面将头一起缩到了被窝里。只是那无奈转身的家长知道，等她回了房，淘气们怕还是未必就如愿睡了。却再也不想起床叫了——谁还不是这样子一点点长大的呢。

由此可见，不管是古时的人还是现在的人，不管是雅的俗的，长的幼的，关于夜聊，乐在其中，陷在其中的人都是大有人在的。想起明代诗人杨慎《临江仙》的名句：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此处的笑谈，放在静静的夜，似乎也是极合适的。

万物

洱海柳

□ 杨世明

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。在大理苍洱间的每个村庄里，都有名叫“大青树”的高山榕荫盖着村子。然而，最多的还是生长在洱海流域沿河沿岸、源头湿地和海岸线上的杨柳。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”。每逢春来，那些粉红色的根须紧紧抓住湖底的砂石，嫩绿而柔软的枝条轻轻抚着水面。到了周末或假日，丢下永远忙不完的活计，迎着凉爽的海风，沿着洱海堤岸行走。在宽阔的湿地里，布满大大小小的鹅卵石的沙滩中，小鱼小虾来回穿梭的浅水滩里，或坚硬如铁的礁石岛屿上，甚至是伸向岸边的渔村间……你都会见到杨柳树坚强而靓丽的身影。

有的村落只是一棵历经数十年，甚至是上百年风霜的古杨柳，但树胸粗得几个人才能合抱，树心老朽得成空洞，整棵树只靠顽强的树皮支撑着，荫盖着整个小村，也见证着小村走过来的风雨历程，见证着小村的荣辱与兴衰。

有的稀稀疏疏地插进浅水滩里，奋力地向上生长，尽力地为清澈透明而碧波荡漾的洱海增添一抹绿色。有的在肥沃的湿地里疯长成郁郁葱葱的柳树林，庇护着脚下挤挤挨挨的水草水花，阻挡着海风的侵袭，守卫着海岸堤埂的安全，佑护着附近村落的安宁。也有的像悬崖上的青松一样，牢牢地咬着岛屿上坚硬的礁石，犹如舰艇上的旗帜在空中高高飘扬。

人物

泪水湿了我的眼眶

□ 于鹤立

除了宣传、报道，一直想要写点什么，却总是难以下笔。上个月末，我从昆明机场南工作区的办公楼里出来，太阳已经西斜，一缕夕阳打在盛开的贴梗海棠上，美丽而温暖。四周清寂无声，我的心，充满力量。

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已经月余，疫情形势逐渐好转。昆明机场疫情防控指挥部领导小组的对外联络员陈晓军终于不再24小时永动，可以每30个小时休息一天了；医疗急救部的白衣天使们终于解除“战争”状态，可以正常作息了；综合保障中心的物资供应已基本满足一线员工需求，采购、储备、发放越来越顺畅了；安检、护卫、地服等这些与旅客密切接触岗位，也可以不再处于高压之下……

这一个月，我没有在一线战斗，但我和很多人一样，得到无数的信息，听到、看到无数感人的故事和画面。医疗急救部按着红手印的请战书、因为护送病人而发烧但睡一觉又重返战场的医生和护士，护卫部高危航班保障冲在最前头的党员干部，双双奋战在一线的年轻小夫妻，回家后不敢和孩子接触、只能远远看上一眼的爸爸妈妈……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不想细数，也数不过来，甚至分不清他们发生在哪个机场、到底都是谁，可我相信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被这种情绪感染着、被这种精神鼓舞着。

医疗急救部副部长朱芸莹说：我们急救部73个人，除了5位休年假的、两位身体状况不允许的，66个人，没有一个人退缩，没有一个人掉队，没有一个人当逃兵，都冲到了第一线，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，因为时间就是生命、责任重于泰山，检测复测体温、疑似病人留观、病人转送、现场医疗救护等等，没有一个环节含糊，没有贻误一个战机，时至今日，疫情防控处置保障到位，没有出现任何纰漏和差错，全员体现了强烈的全局观和使命担当。

生长在洱海区域里的杨柳，犹如沙漠里“迎沙千年不死，死了也千年不倒”的古胡杨一样坚强，愈挫愈奋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尽职尽责地守护着脚下的每一寸海堤，每一寸河岸，每一个浅滩，每一个湿地，每一个礁岛，尽力为三百里洱海增添无限的绿意和生机。

遍布在洱海区域里的这些柳树、柳丛、柳林，如果在冬日暖阳的映照下，与碧蓝的天空，碧蓝的海水，以及倒影组成了一幅幅清丽淡雅的水墨画，那么它们在春夏烈日当空下就会组合成一幅幅彩色靓丽的油画了。

柳树是溪水的精灵，柳丛是河流的魂魄，柳林却是洱海的卫士。有杨柳的地方肯定有水流奔淌，有水流奔淌的地方肯定有杨柳飘荡。洱海里常有鸳鸯、黄鸭、鸳鸯、翠鸟、鸬鹚、红嘴鸥等海鸟觅食充饥，而那些柳树、柳丛、柳林就成为它们真正栖息繁衍的家园。

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，“河桥残留半无枝，多为行人赠别离”。古人爱折柳送别，以表依依不舍之情。大理白族人家虽然没有折柳送别好友的礼俗，但都喜欢在洱海湖畔、水库堤埂、池塘四周、梯田边坡、河岸溪边、井旁源头或村头巷尾，扦插或移植了这种易活的大量杨柳树。我想除了防风固沙，保水遮荫，绿化家园，招鸟引鸥外，也许就是因祖上来自“南京应天府柳树湾”之故，来纪念这渐行渐远的乡愁吧！

综合保障中心总经理李睿则有点“意外”，因为他这个部门成立才两年多，平时也看不出什么特殊的，竟“在这次疫情面前经受住了考验”。打仗就是打后勤！事发初期，为抢购医疗防护物资，他们通过各种渠道、各种手段、汇集各种力量，采购经理两个手机一个IPAD，窝儿都不能动，吃饭就是泡面火腿肠，随时联系、核实、确认物资，因为不知道下一秒会是什么情况。“那些日子，我们每天都处在有没有货、采购到没有、货到没到、有没有问题、移交了没有的焦灼与反复之中，短暂的落停之后，又是下一个循环。”尽管如此，没有一个人抱怨。李睿说：“他们身上蕴藏着一种持续的精神力量。”

陈晓军堪称此次昆明机场疫情防控指挥部大内总管，负责搭建指挥平台以及各方各面的沟通协调、协同办公，办公室做到了处置标准清、方案流程清、文件资料清、数据报表清、台账资料清。困难当头，大家不推诿、不扯皮、敢担当，甚至主动揽责，目的就是尽快把问题解决，把困难克服。加上机场公安超级给力的支援，海关、空港管委会、文旅局、省市防控指挥部的协调联动，我们牢牢守住了昆明航空门户的大门。

有故事，有细节，有感慨，我就这么听他们聊，专心地聊，一边办公一边聊，处置完一桩紧急事务后接着聊，也没什么豪言壮语，想到哪儿聊到哪儿。偶尔，泪水会莫名湿了我的眼眶，突然间，我会意识到对方有些哽咽。我们戴着口罩，看不清对方的面目，我甚至在想，以前不认识这个陈晓军，等下次见面，会不会认不出他。

春风一天天地暖了。我会记住这个下午，记住那间聚集多个协同部门、电话铃声不时响起、白板上贴着各种报表、流程的综合办公室，记住办公楼外的明媚春色，更会记住从几位对话者身上传递出的云南机场人的力量。

世相

亲戚

□ 勤聆

唐艳接到院里通知，外出学习一年，唐艳爱人的工作性质是没黑没白的。婆婆虽然身体硬朗，但是有点耳聩眼花，最近不是忘了关水，就是忘了闭火。两口子一合计，就去中介那里给婆婆带回一个保姆。这个保姆来自唐艳的故乡。

一路上，唐艳交代保姆吴双，回到家，就跟婆婆说，你是我老家的亲戚，来这里暂住一段时间。我每个月给你转五千，三千是工资，那两千你给婆婆，就当生活费。如果说给她花钱雇保姆，平时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的婆婆断然是不会同意的。

在婆婆家，唐艳跟婆婆介绍了老家的亲戚吴双，婆婆欣然应允。婆婆看吴双比黄花还瘦、满脸菜色，心疼地说：“这咋黑瘦黑瘦呢？唐艳看婆婆与吴双交谈甚欢，不时还会闹出一些笑话，吴双说“肩膀头子”，而婆婆却听成“胯部肘子”。婆婆能听懂唐艳的话，她说能看懂唐艳的口型。

唐艳对她们各自交代一番，便放心地出发了。唐艳不时给爱人打电话，爱人每次都说母亲跟保姆相处得挺好，家里鸡鸭鱼肉他隔三差五就给他们送，每次都是吴双下楼取。一天唐艳回来，下车直奔婆婆家，一开门，她跟保姆同时都很惊愕，只见操劳一生的婆婆在厨房刷锅洗碗，吴双却坐在茶几旁，吃着昨天爱人给婆婆买的车厘子。唐艳面露不悦，问怎么是婆婆在干活？

“阿姨说，吃完饭，干点活，就当锻炼身体了。”吴双说。

唐艳对婆婆说：“家里的活，你让吴双干就行。”

“两个人吃饭能有多少活？这点活，累不着，再说小双还是客。”

听着婆婆与吴双的话，唐艳无语，再说，就显得她心小，事多，老人在家干点力所能及的活，还跟保姆斤斤计较，只是心里有点隐隐的不舒服，但是依然嘱咐家里活尽量让吴双干，两个人也都点头称是。

小青草了又黄，转眼一年。唐艳回来第一时间去了婆婆家。开门的瞬间，婆婆惊喜万分，她与吴双的表情都僵住了，屋里的空气好像都凝固了一般，只见婆婆蹲着擦地，鼻尖上细密的汗水，颗颗晶莹饱满，每一颗都像邀功似的，诉说着自己的辛劳。额头上如深秋荒草般的碎发，服服贴贴地粘在额头上。吴双，躺在沙发上，头枕着扶手，盖着一个薄薄的珊瑚绒毯子，翘着个二郎腿，吃着家里常年不断的坚果，聚精会神地看手机。

唐艳的突然造访，差点给吴双惊掉下巴，她惊觉欠身，满脸羞红。唐艳问这是怎么回事，吴双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唐艳问这是偶然还是常态，吴双低下头，说是常态。然后很委屈地说：不是我不干，是阿姨不让我干。阿姨说我是客，不能什么活都让我做。阿姨还说，将来你回老家，不能让人背后戳你的脊梁骨……这个吴双，入戏太深了！

唐艳想说她一顿出出气，转念一想，已经没有意义。只好哑然一笑，她假戏真做了。唯一觉得欣慰的是：婆婆的三高恢复了正常，这一年，邻居从未打电话说跑水的事，家里也没添置新锅。唐艳让她收拾行李赶快离开这里。

唐艳望着吴双的背影，这个来时杨柳细腰，肤如菜色的保姆，如今是面色红润，宛若杨贵妃转世，只怨自己当初没跟婆婆说清楚！

婆婆对吴双的离去，倒是还有几分舍不得，她说：“小双交的生活费，我还给你们攒了两千多。”